



湖畔盲女

〔印度〕古尔辛·南达 著
周志宽 王 镛 译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湖畔盲女

[印度] 古尔辛·南达 著
周志宽 王 镛 译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一九八四年·北京

湖畔盲女

〔印度〕古尔辛·南达 著

周志宽 王 镛 译

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（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）

法律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

787×1092 1/32毫米 5 3/8 印张 2插页 111,000 字 印数,48,701—87,200 1983年2月第1版

1984年10月第2次印刷 统一书号: 10286·48 定价0.50元

前 言

古尔辛·南达，是印度当代知名的印地语作家，以创作通俗小说著称，目前已有四十余部中篇小说相继问世，深受印度广大读者的赞赏和喜爱。《湖畔盲女》就是他近年来创作的优秀作品之一，被誉为印地语通俗小说的范本。

《湖畔盲女》以盲女妮露和画家瑟密尔的爱情波折为主线，交错穿插着一个没落封建王公家庭的财产之争和婚姻之争。作品揭露了封建卫道者的伪善、贪婪和狡诈，赞美了与封建残余势力斗争的青年男女纯真的爱情，描绘了印度社会现实生活的一个侧面。小说女主人公妮露的形象，塑造得比较成功。这位山村姑娘天真、纯朴、温柔、善良，集中了印度贫苦人民的美德，又具备一个遭遇不幸的少女特有的敏感和同情心。她执着地追求光明，渴望幸福的爱情生活，但为了别人的幸福，却忍痛牺牲了自己的爱情。男主人公瑟密尔的形象，塑造得也比较丰满。他出身贵胄，却能够抛弃偏见，冲破家庭的阻挠，深深地同情和爱恋孤苦无依的盲女妮露，为使她摆脱黑暗世界而竭尽全力。不过，他身上毕竟残留着王族后裔的弱点，逐渐屈从于封建卫道者布置的圈套，酿成了一幕悲剧。其他人物形象各自的语言和性格特点都十分鲜明，往往着墨无多而形神毕现。

古尔辛·南达追求文学语言的通俗化、大众化。《湖畔盲女》的语言便相当通俗，浅显简洁，朴素无华，而又异常生动，自然优美，清新可读。古尔辛·南达还擅长编写电影文学剧本，他写的小说也富有曲折紧凑的故事情节和戏剧性。阅读《湖畔盲女》，便令人产生一种观看故事影片之感，情节紧张，引人入胜。

本书中译本是根据一九七二年德里出版的印地语原作翻译的，注释均系译者所加。本书的出版，承蒙花山文艺出版社的编辑同志们大力协助，仅此致谢。

译者 一九八二年三月

—

为躲避早晨料峭的寒风，谢鲁^①正要关上他那间茅屋的窗子，却突然愣住了：过去封闭了七年的王宫大门，今天怎么敞开了？看见这桩怪事，他陷入了疑团。他用暖和的围巾裹严实自己的脸，匆忙走了出来。

他径直走进王宫大门，又蹑手蹑脚地来到以“风殿”之名著称的王宫楼上。一见楼门洞开，他非常惊讶，屏声息气，向里面窥探。当发现里面有一个陌生人时，他大惊失色。那人凭倚后窗，似乎正眺望着那一泓映出王宫美丽倒影的湖水。

那是个中年人，正叼着烟斗默默地吸着烟，烟雾飘散在窗外浓重的雾气之中。谢鲁摸了摸别在腰间的锋利匕首，死死盯住陌生人。陌生人穿着英国式西服。看见这身装束，谢鲁不禁暗想：这时候谁会到王宫里来呢？

“想什么呢，谢尔辛赫？”陌生人没朝谢鲁这边看就说话了。

从陌生人嘴里听见自己的名字，谢鲁吓了一跳，慌忙问道：“你是谁？”

^① 谢尔辛赫的简称。

陌生人转过头来一看。

谢鲁的目光落在那个陌生人脸上，他立刻叫道：“主人，是您！”

“嗯，是我。”陌生人说，“这么快就把自己的主人忘了，谢尔辛赫？”

“没有忘，老爷。”谢尔辛赫答道，“说实在的，过了六、七年，乍一见您……”

“就认不出来了，是不是？”

“是的，老爷。”谢尔辛赫谦恭地说，“您看上去有点儿变了。”

“是啊，谢尔辛赫，生活方式倒没变，还停留在老地方，正象这多年来静静躺在群山怀抱里沉睡的湖水——一直这么沉睡，永远也不醒！……”说完，他沉默了，打了个长长的呵欠，又吸起烟来。

主人这段诗一般的语言，谢鲁听起来相当费解。没等主人再说什么富有哲理性的话，谢鲁就想办法回避了。谢鲁问道：“您什么时候来的，老爷？”

“昨天晚上。”

“要是通知我一声……”

“看你睡得那么死，我觉得叫醒你不合适。”

“这是您的权利呀，老爷，”谢鲁有点儿低声下气地说，“我到底凭什么拿工钱呢！”

“打扰一个穷人的睡眠来为我效劳，我可不需要这样的权利。……”

谢鲁抬眼一看，见主人的嘴角掠过一丝苦笑。谢鲁马上

问起另外的问题：“老夫人^①最近怎么样？”

“她正想去视察自己的领地呢，……”说完这句话，他转过身去，点燃了熄灭的烟斗。

谢鲁曲意体会主人心里的隐痛，悄悄地抽身离开。主人的声音又阻住了他的脚步：“到哪儿去？”

“市场，……该给您准备早点了……。”

“呆会儿吧，谢尔辛赫。现在这座院子都憋得人透不过气来，还做什么吃的东西……。”

谢鲁停住脚步，看了看主人，欲言又止。主人觉察到谢鲁犹豫不决，就走近他问道：“你想说什么吧？”

“嗯，主人……，村镇上的人纷纷谣传这所楼房……”

“没传错，谢尔辛赫，”主人说，“我们已经决定把这所楼房卖掉了。”

“可别这么想，老爷，”谢鲁立即说道，“这个家族就是凭祖宗的这份遗产扬名的。要是没了这所楼房，那……”

“那会怎么样？”

“那……那……”

“那没什么关系，谢尔辛赫！……尘世的暴风雨不知摧毁了多少纪念物，多少王宫宅第，多少名胜古迹，可是在世俗的交往中没带来任何差别，没造成任何障碍——多少巨大的所在都毁灭了，甚至连影子都没留下……”

“不，主人，别这么说，……这一切都要消失，可人的

① 直译为王后，此处系指印度土邦王公的夫人。印度土邦王公大小不等。本书描写的是一个较小的没落王公家族，相当于地主；已故王公的遗孀译作老夫人，也比较符合中国读者的理解方式。

一生就是靠这些回忆活着，都想抱住这些遗忘的故事……”

“谢尔辛赫！”突然主人叫了一声，谢尔辛赫吓得哆嗦了一下。他敬畏地低下头来，主人快步走了出去。

谢鲁倒吸了一口凉气，走到窗边。浓雾弥漫了远近峰峦。他觉得，他的主人的生活就象面前浓雾笼罩的群山一样，也被浓雾笼罩，沉没在连阳光也被吞噬的黑暗之中……

瑟密尔今天来到离别了整整七年的玉镯山谷。他没有猜错，在过去的七年里，什么也没有改变。还是那云雾缭绕的群山，还是那寂静荒凉的山路，还是那平静的湖水，还是那弯弯曲曲的羊肠小道，伸向远方，直到天边。

他扯开浓雾的白色帷幔，一直向那和他的生活与回忆联系在一起的湖畔走去。今天，他仿佛又听见这山谷的王后坐在湖畔弹奏一支响彻四面八方的乐曲，一种奇特的魅力吸引着他的脚步走向湖畔。

太阳的光线一接触湖面，朦胧的浓雾就开始消散，乳白色的浓雾蒸腾汇聚在大气里，渐渐消失了。雾气一散，乐曲声也就终止了，周围又是一片沉寂。苗条的小树沐浴着晨雾，亭亭玉立，湿漉漉的叶子在阳光下闪闪烁烁。面前，就是那块被一阵阵湖水拍击着的黛青色岩石。

瑟密尔一动不动地伫立在湖畔，凝望着那块度过了漫长岁月依然抵抗着水流冲击的岩石。他回想起第一次看见山谷的王后坐在那块岩石上的那天。这种回想刺得他心里一阵剧痛。他闭上了眼睛，头嗡嗡作响，心好象被谁紧紧攥在手里。突然，他用双手捂住了脸，扭头避开那块岩石……

这时，他耳边又响起了一种声音，好象有人把石子投入

平静的湖水。紧接着，一串清脆的笑声象泉水般喷了出来，一阵甜蜜的声响激动着瑟密尔的心。他惊惧地向那边一看，只见妮露就坐在面前的岩石上。她今天还象原先一样，把小小的面球扔进湖里喂鱼，兴致勃勃。当鱼儿一齐跳起来争吃面球的时候，就好象在平静的湖面上一齐喷出了几股细细的银亮的泉水。

瑟密尔慢慢移动脚步，走到那块岩石旁边。他刚要向妮露伸出手去，他的幻想就破灭了。此刻那里什么也没有，有的只是对妮露转瞬即逝的回忆。可是他不愿意这样打破那幻想——回忆的美梦，他希望回到梦幻的天堂。所有忘却的回忆都象电影一样在他的脑海里映现。他觉得那七年的生活至今还没有成为过去，今天他还在那幽美的山谷湖畔，支好自己的画架，在亚麻画布上描绘着那虹霓般五彩缤纷的风景。……

突然一阵音乐般悦耳的笑声拨响了他的心弦，一个天真烂漫、姿容秀美的山村姑娘，正坐在那块野草掩映的岩石上观赏鱼群嬉戏。他抬眼望见她那纯洁无邪的美，情不自禁地离开了自己的画架，走到那位姑娘身边。姑娘把她那双柔润如脂的白皙的小腿垂放在湖水里。她的小腿象银子一样泛出光泽。她怡然自乐，陶醉在观赏鱼群的嬉戏之中。瑟密尔痴呆地凝视着这朵清香飘满峡谷的山花。仿佛大自然让这朵山花生长在这块地方，就是为了不让凡夫俗子看见。

听见瑟密尔的脚步声，姑娘不禁大吃一惊。她转向瑟密尔一看，问道：“您是谁？”

“素不相识的人。”瑟密尔应声说。

“您在这儿干什么？”姑娘从湖水中抽出她的腿来藏在裙子里，问道。

“我在欣赏湖中的鱼，它们游得真美。”瑟密尔微笑着说。

姑娘没再答理他，只是躲避着他的目光。瑟密尔感到自己一来，姑娘的活泼劲儿就收敛了。

他打破沉默的气氛，又说道：“求你一件事行吗？”

“什么事？”

“你还象原来那样给鱼投食，我想把这情景画下来。”

“什么意思？”

“我是个画家，画画儿的……”

“您想画我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画我干什么呀？”说着，她喘了一口长气。

“我要把这幅画送到展览会上，摆在世人面前，让他们也知道——上帝在森林里养了多么美的一朵花儿啊……”

听他这么一说，姑娘害羞了。她羞得脸颊绯红。瑟密尔真想亲去亲吻姑娘那羞涩地低垂的眼帘。他如醉如痴地品味着姑娘妩媚的姿色。他从来也没有想到，少女的青春竟会如此迷人。

“你说怎么样，让我画你吗？”瑟密尔说完，姑娘微微一笑，俯视着地面说道：“生来第一次有人向我请求什么，我怎么好拒绝呢！”

一听到这话，瑟密尔心花怒放，他赶紧把自己的画架和颜料等等搬了过来。他走近前来，让姑娘摆好一种特定的姿势坐在那块岩石上，又想了想，从旁边的灌木丛中摘下一朵花

儿来，插在姑娘的鬓发间。插花儿的时候，他的双手不住地颤抖，姑娘羞得无地自容。

他让姑娘象原来那样把小面球扔进湖里，用他的颜料迅速描绘那优美的姿态。今天，他的手指在画架上运转自如，非常灵巧，干净利落。他觉得他正在完成自己平生最优秀的作品。他边画边和姑娘交谈，免得她厌倦。

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妮露。”

“你住在哪儿？”

“湖那边——村里……”

“你一个人从这么远走来的？……”

“嗯，先生。”她说，“每天早晨，当太阳升起来的时候，整个山谷都被照亮了，四周好象铺满了金子。这时候，就好象有一种魔法把我吸引到这儿来。”

“真的？”

“是啊，大自然的风光对我特别有吸引力……”

“你是一个人住在村里吗？”

“不，先生……有爸爸、妈妈，还有……还有……”

“还有谁？”

“还有村里的人。”

“哦！……好，你爸爸是干什么的？”

“我爸爸养着两匹马，……远处那积雪的山顶上不是有座湿婆^①神庙吗？……”

① 湿婆，印度教主宰毁灭的大神。

“是，有……”瑟密尔向山上匆匆瞥了一眼说。

“我爸爸就带着游客到那儿去……”

“唔，我明白了。”

他又迅速地挥动起画笔来。妮露说话之间和他变得这么亲近，好象早就认识他似的。瑟密尔忽然沉默不语了，妮露不禁问道：“怎么了，先生，您不愿意听我说话吗？”

“不，……”他连忙说。

“那您为什么不言语？”

“哦，我丢了一点儿东西！……”

“在哪儿？”

“在你美的形象里……”

听罢，妮露沉思片刻，忽然又问道：“我的画像画完了吗？”

“没有，刚画了一半儿……”

“那，剩下的明天再画吧……，我觉得呆得太久了。”

“不，妮露，你再呆一会儿……，画儿剩下一半儿，可能就再也画不成了！”

“为什么呢？”

“画儿倒可以一次一次地画，可是画里的生命只能一次画进去……”

妮露害羞了，垂下眼帘注视着鱼群。瑟密尔又挥动画笔，但妮露不喜欢这种沉默。她不能理解为什么这个陌生人使她这么感兴趣，她希望瑟密尔一直跟她谈话。

“您还没告诉我您的名字呢！……”她突然打破沉默问道。

“瑟密尔——瑟密尔·拉耶。”

“您住在哪儿？”

“我到处寻找美——在哪儿遇见美，我就用我的色彩画下来。”

瑟密尔画完了画儿，用深沉的目光审视了一遍，又转身看了看妮露那双急于看见自己画像的焦灼的眼睛。

“拿去吧，画好了……”瑟密尔在画布上涂完了最后一笔，拿着画像走到她身边。

妮露转过身来，用冷淡的目光看起那张画像来。瑟密尔微笑着说：“妮露，你以前大概只在镜子里看见过自己，今天在画儿里看看——你多美啊！”

“真的？在哪儿？”

“就在你面前，看吧……”

妮露把画像拿到自己手里，注意地看了起来。就在这时，瑟密尔感到她的眼睛里忽然布满了失望的阴影。妮露的双手一下子颤抖起来，嘴唇也哆哆嗦嗦，画儿从她手里滑落下来，她一声尖叫：“不！先生，不……”

“怎么了，妮露？”瑟密尔慌忙问道。

“我看不见这张画儿……”

瑟密尔急忙抓起那幅画儿，惊讶地说：“为什么，到底为什么呀？……”

“我是瞎子。……我什么也看不见……”

“不，这不可能！”瑟密尔惊叫着。然后他留神一看那双漂亮的眼睛，确实不太灵活。他简直接受不了这冷酷的事实。

妮露背过身去，瑟密尔焦急地跑到她面前说：“不，妮露，这是假的，……你不是瞎子，……上帝不会跟一个天真活泼的女孩子开这种可怕的玩笑！”

“这是真的，先生，我——是瞎子……”

“可是你刚才还在描述这山谷的美丽，太阳的金光和水中鱼儿的嬉戏……”

“那是我心灵的眼睛，它什么都能看得见。……您知道吗，先生，当您要给我画像的时候，我的心看见了什么？……”

“看见了什么？”

“我看见您是城里人，您的心好……就这样，我不能拒绝您。”

发觉妮露的话里隐藏着痛苦，瑟密尔焦虑不安。他的心为这个遭遇不幸的纯朴的姑娘而悲哀，可是他又有什么权利来分担这个陌生女孩子的痛苦呢？他苦思苦想。妮露急忙转身踏上了一条羊肠小道。瑟密尔目送着她在松树林间穿行，她匆匆忙忙向湖那边自己的村子走去。瑟密尔想拦她也拦不住。当她的身影消失在羊肠小道尽头的时候，瑟密尔从口袋里掏出手绢，擦着自己泪水湿润的眼睛。他伫立良久，默默沉思。掌握着生杀予夺之权的上帝，也太残忍了。忽然，瑟密尔长叹一声，向那条羊肠小道挪动脚步。不远处，他插在妮露鬓发间的那朵花儿掉在地上，他弯腰拾起，仰望着天空变幻的色彩，……然后，他刚一把那朵花儿贴到自己唇边，妮露那天真可爱的形象就在他眼前晃动。

二

在野外奔波了一天，瑟密尔返回家来，心里异常兴奋。画成了那幅肖像，他的忧虑早就无影无踪了。在他的想象中如果说有谁的影子，那就是妮露的身影。不知怎的，那天真可爱的笑容，在他的脑海里留下了深深的印象。

他沉思默想着进入王宫大门，向楼上走去。忽然，他听见了什么动静，立即停住了脚步。他左顾右盼，看见一个女孩子坐在壁炉旁正烤手取暖。听见瑟密尔的脚步声，女孩子一惊，转身张望。

“朱格奴！”瑟密尔脱口而出，停在那里没动。

朱格奴离开坐椅，快步走上前来迎接瑟密尔。一见瑟密尔，她笑逐颜开。

“你什么时候来的，朱格奴？”瑟密尔问道。

“坐下午的飞机来的。”

“老夫人和总管^①先生在哪儿？”

“他们有事去见镇长了。”

“哦，说说你这次旅行怎么样啊？”

“无聊极了！”

“那为什么？”

① 直译为首相，此处系指印度土邦王公的总管。

“孤零零的连个伴儿都没有……”

“谁让你没养成象我这样孤独的习惯呢。……”

“谁说你孤独？”

“可不是嘛！”

“每时每刻总有幻想陪伴着你——幻想就是你的嗜好。”

“你真没说错，朱格奴，这次的幻想就特别美。我画的这幅画，一定会在学院的展览会上轰动。”

“我知道你看见这么美的山谷，这么美的环境，一定会产生美的幻想……”

“我的心愿也是这样，朱格奴，可是未能如愿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记得你有一次说过，在风景画里，不能象在人物画里那样鲜明地表现深刻的人生。”

“是的，那……？”

“这次我画了一幅人物肖像。”

“画的是谁呀？”

“一个山村姑娘。”

“在哪儿遇见的？”

“湖那边。”

“还不快让我看看！……”

“唔，现在还不行，……还没画完呢。”瑟密尔说，“一画完，我就先征求你的意见。”

“求求你，给我看看吧！”说着，朱格奴就想从他手里抢过那幅画儿。瑟密尔不给她，她更执意想看了，但她还是没能看成。她一赌气走向自己的房间，瑟密尔没能拦住她。